

觸袖野志多自棄
避人出鳥不成啼

生命的學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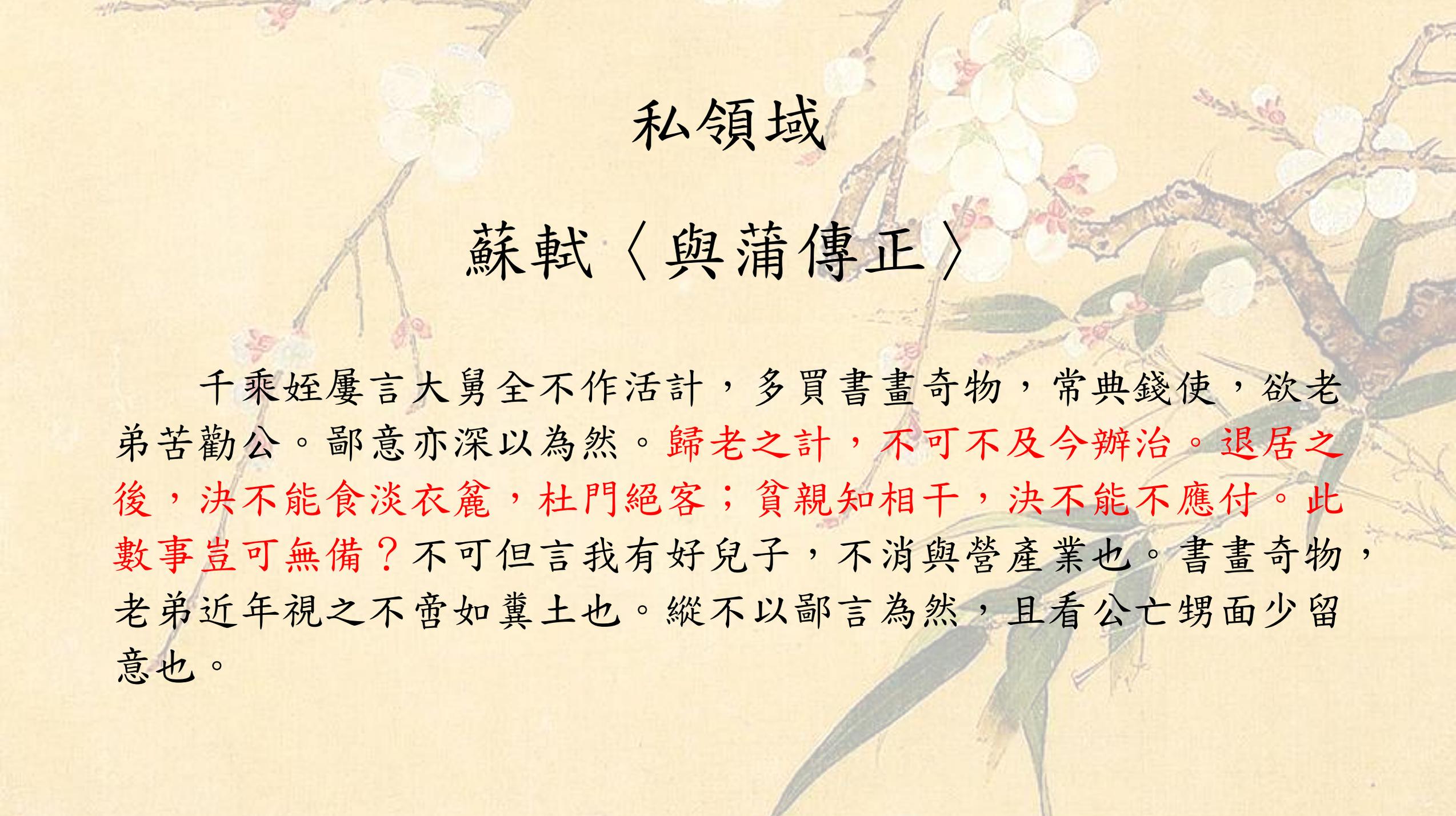
做一個己重人敬的人——角色責任與品味修養

何寄澎

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

The background of the slid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 It features several thin, dark branches of plum blossoms with delicate white flowers and small red buds.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there are several long, slender green bamboo leaves. The overall style is elegant and minimalist,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

一、角色責任



私領域

蘇軾〈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鄙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付。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為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陶淵明〈與子儼等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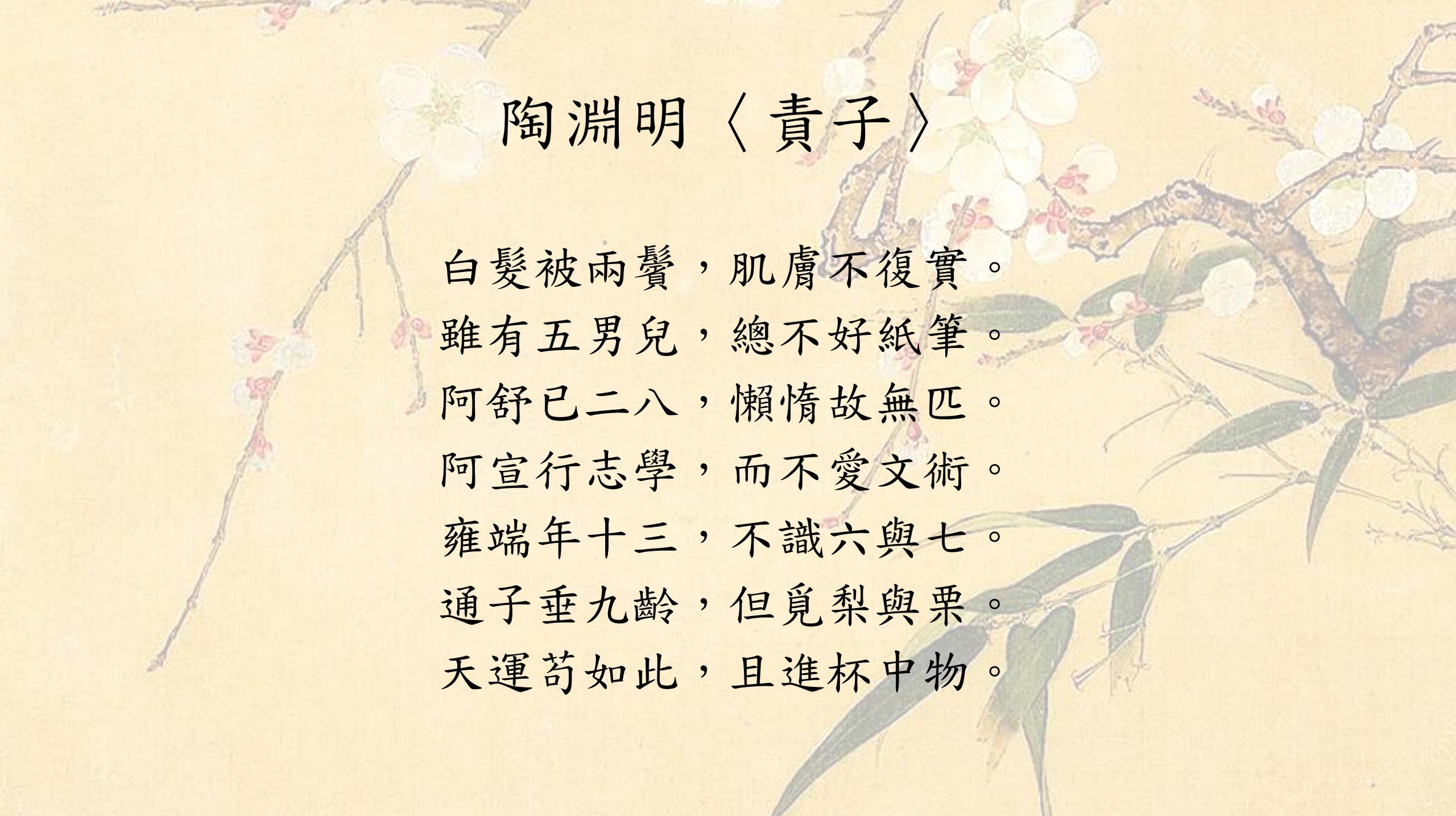
告儼、俟、份、佚、佟：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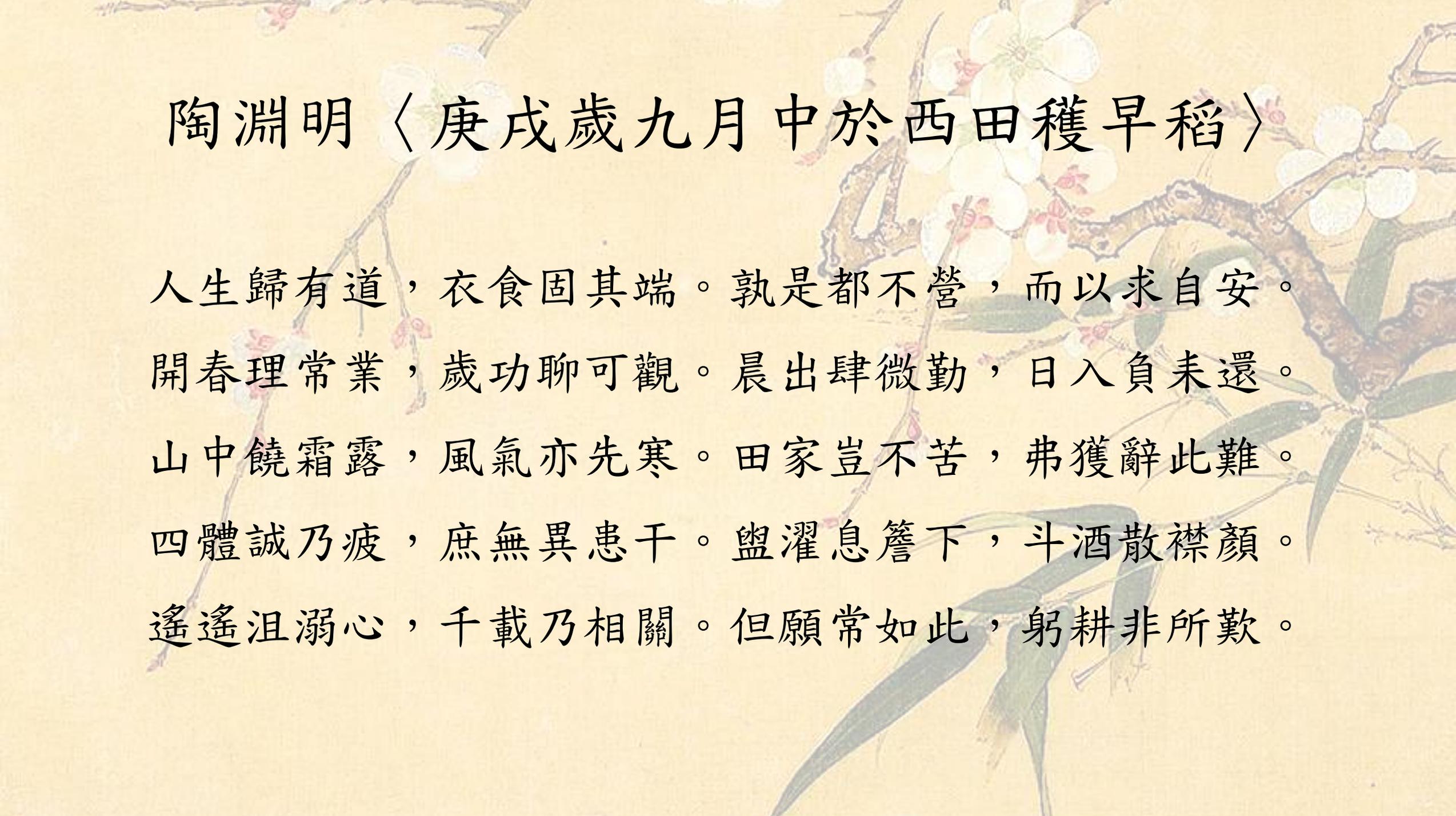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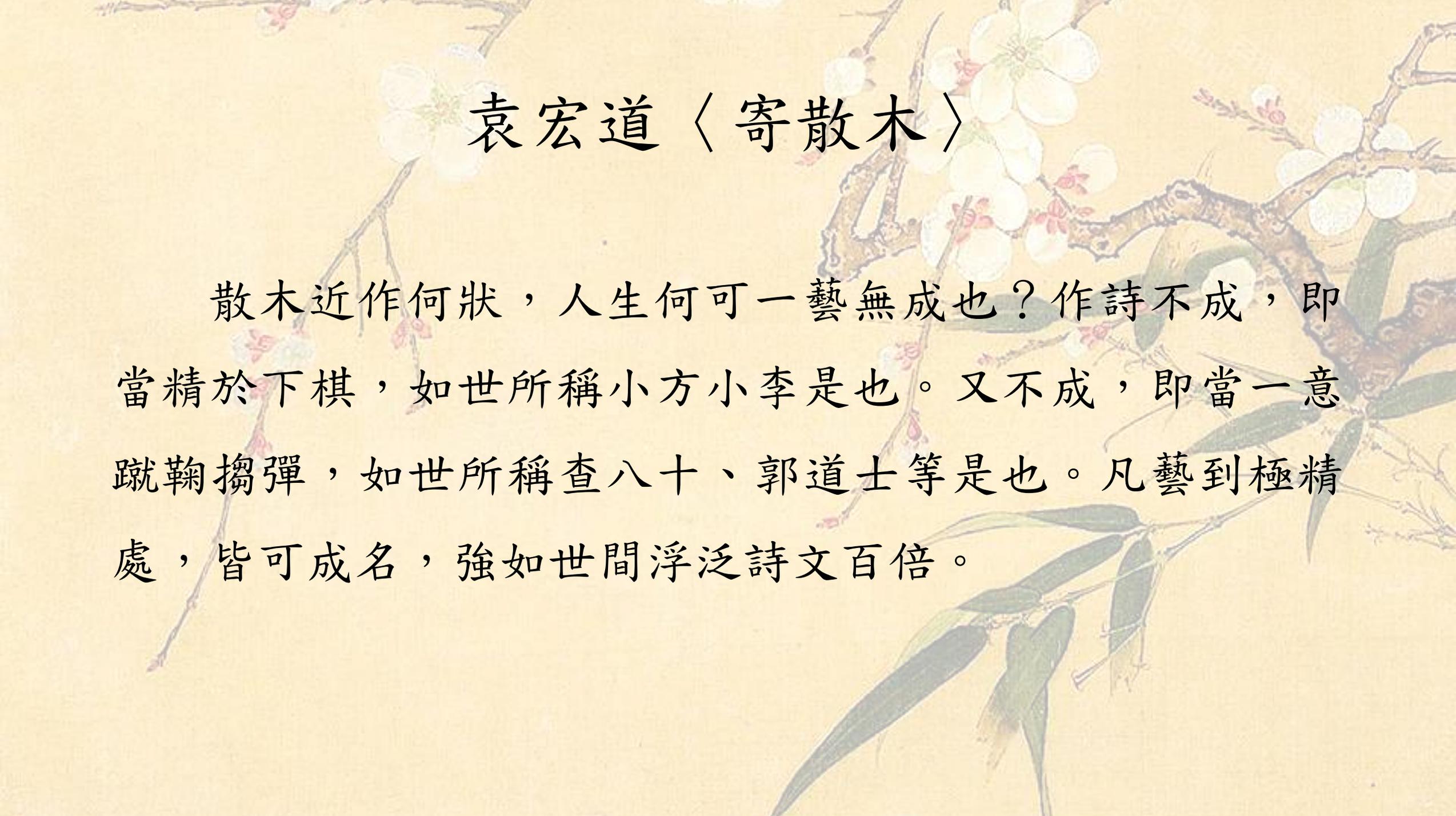
陶淵明〈責子〉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陶淵明〈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



袁宏道〈寄散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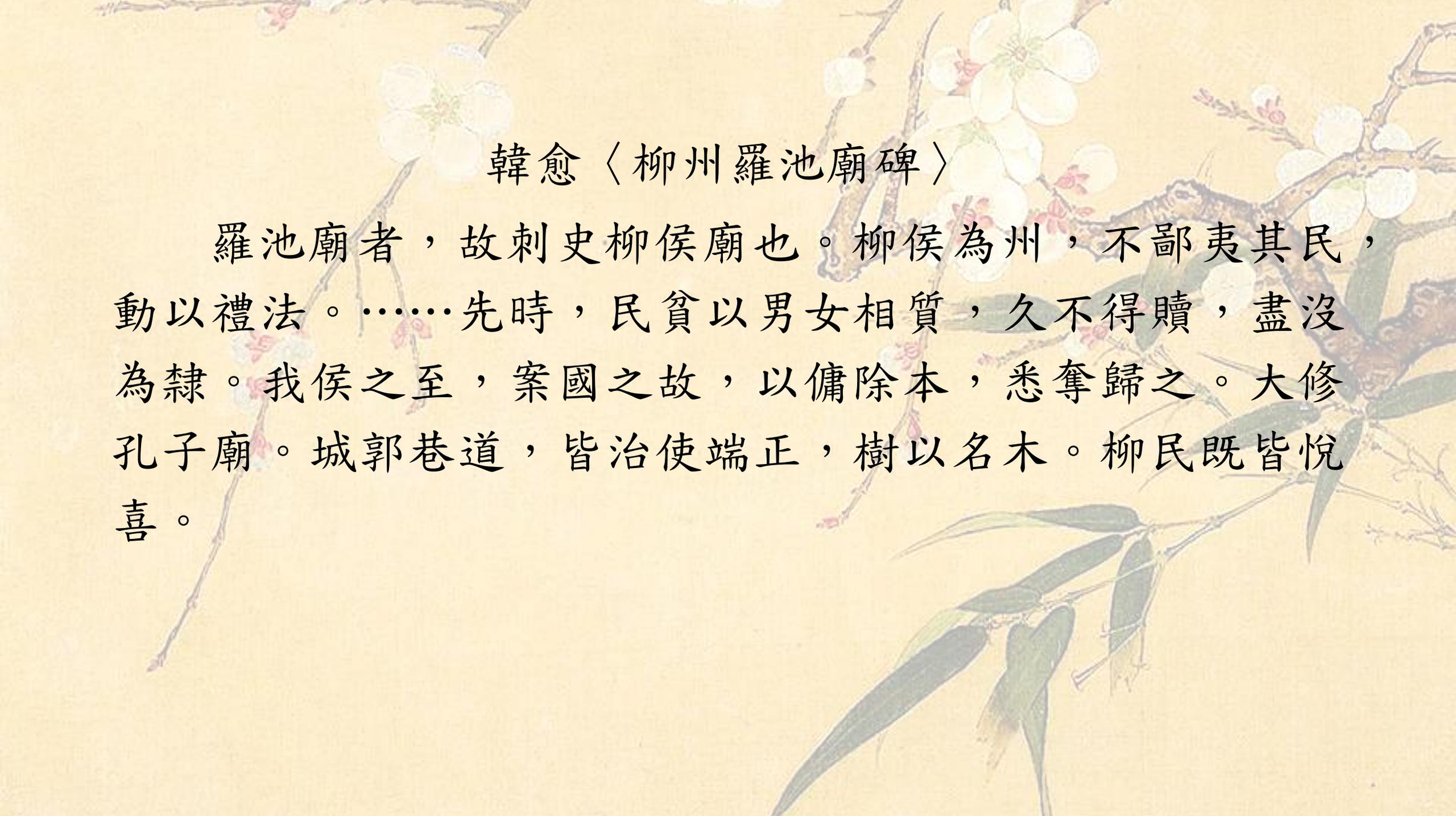
散木近作何狀，人生何可一藝無成也？作詩不成，即當精於下棋，如世所稱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當一意蹴鞠搗彈，如世所稱查八十、郭道士等是也。凡藝到極精處，皆可成名，強如世間浮泛詩文百倍。

公領域

柳宗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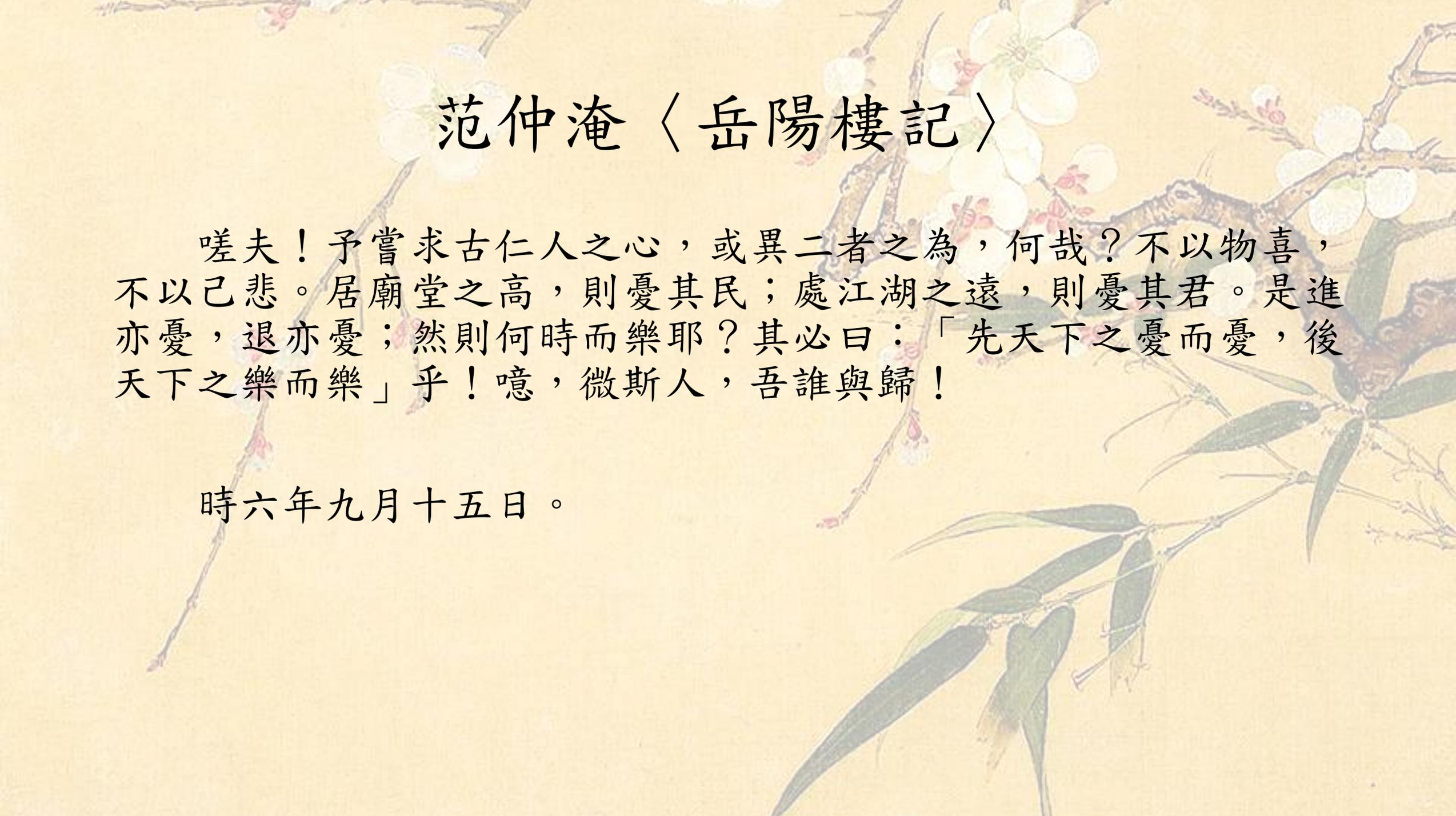
韓愈〈柳子厚墓志銘〉

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案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



范仲淹〈岳陽樓記〉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司馬光〈諫官三篇〉

陳三德上殿劄子

……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仁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言御臣上殿劄子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為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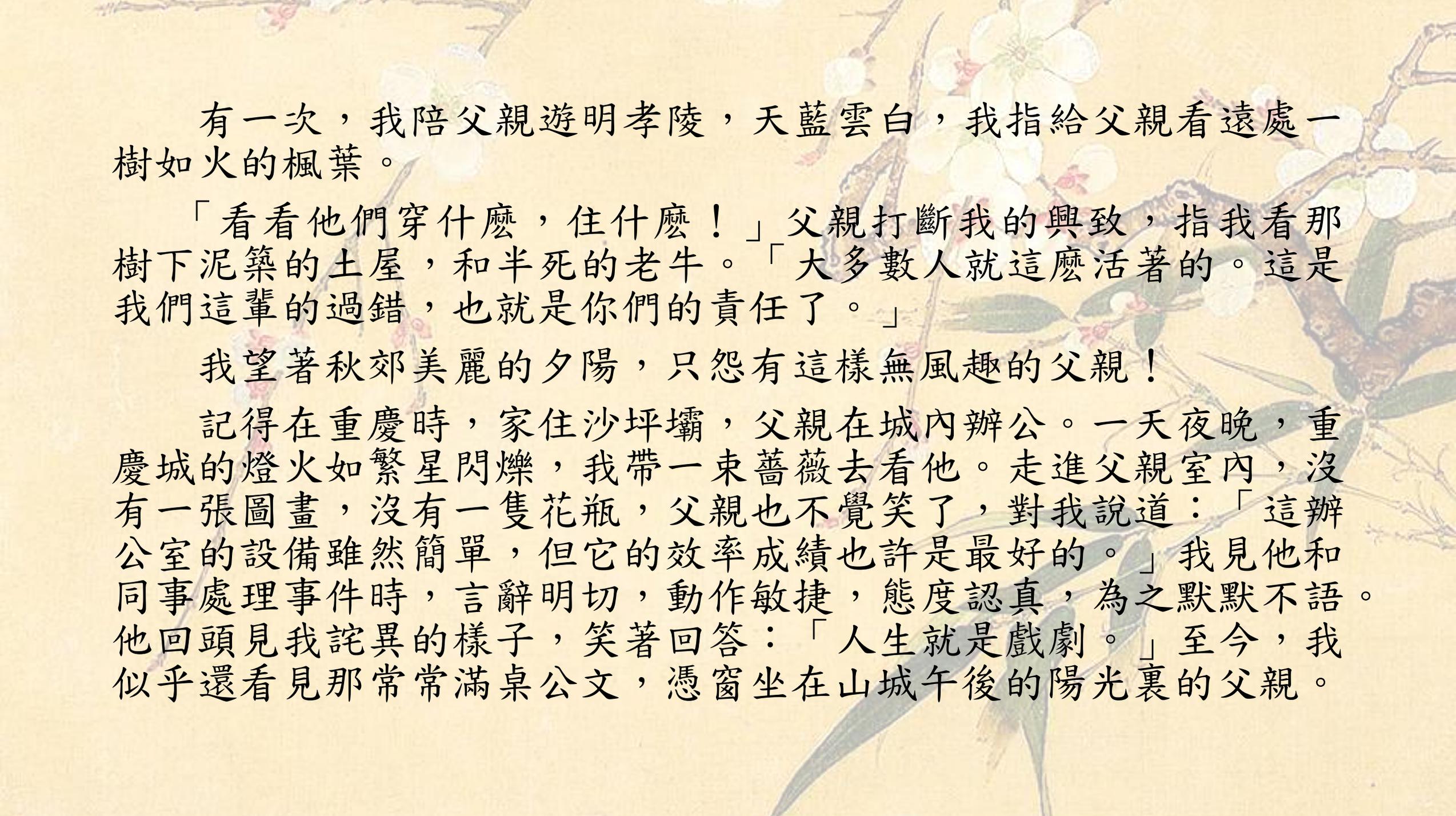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狀

右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

段永蘭〈我的父親〉

記得兒時，常在冬寒夜裏，炭火初紅，父親對我們訴說他童年的遭遇：「冬天，我常翻看灰裏的蕃薯，疲餓得抬不起頭來。年夜裏，我穿著舊棉襖，一家家敲門借錢，但我失望地從江邊跑回來。祖母將鹽炒豆子遞我，我忙去盛碗冷飯充饑。那年夏天，正是三伏天氣，我為祖父在穀場曬書。祖父歎口氣對我說：『留給你一生唸吧！』」從這一年起，父親成了孤兒。

當過年、過節的時候，父親常要我們退還別人饋贈的糕點。我兩手插在一籃籃紅紅的蘋果裏，恨恨地說他不懂人情。父親說：「我小時幾個月都吃不到肉，只為省錢買雞送給催糧的差吏。你知道別人的兒女不比你更想吃蘋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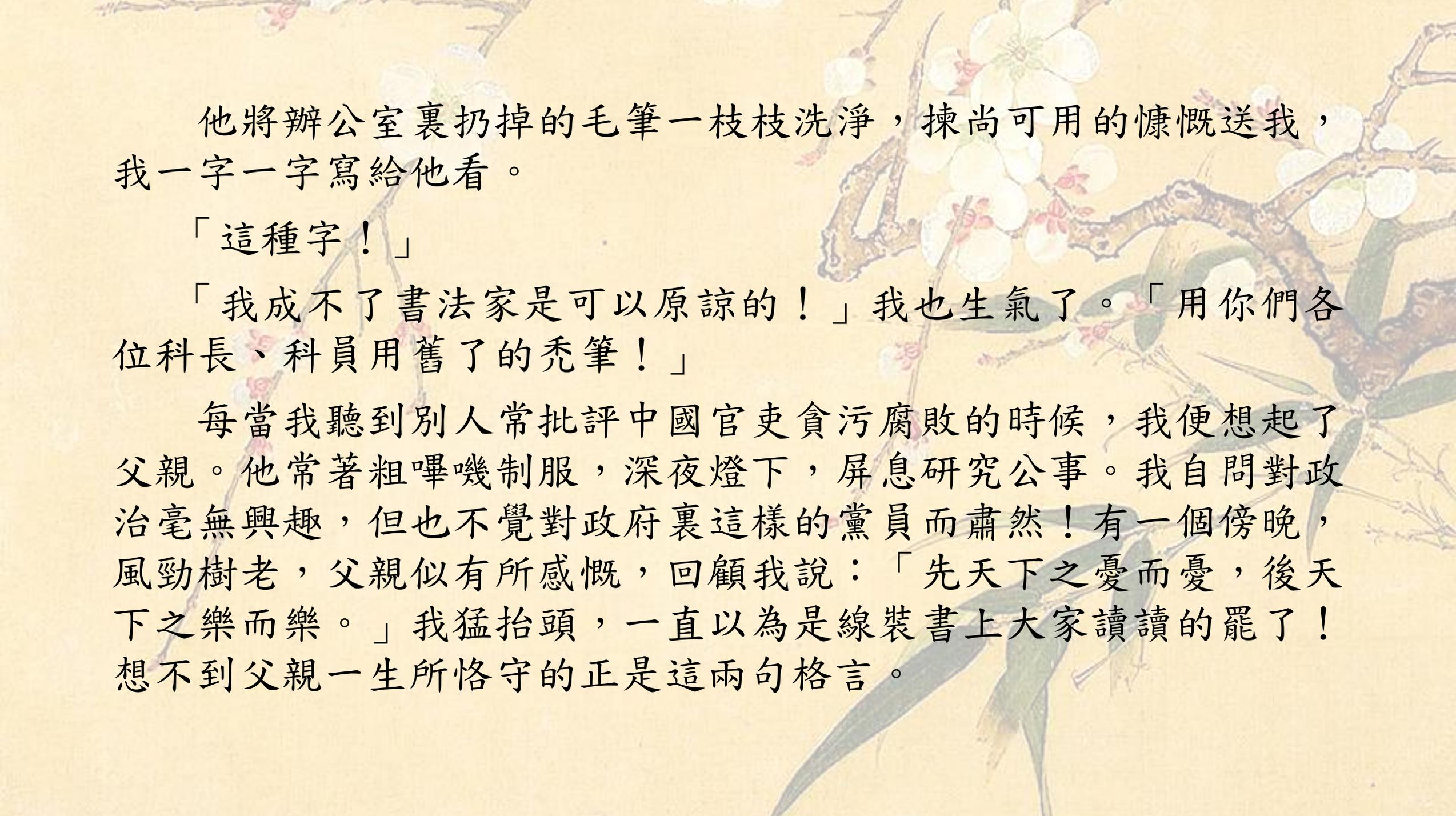


有一次，我陪父親遊明孝陵，天藍雲白，我指給父親看遠處一樹如火的楓葉。

「看看他們穿什麼，住什麼！」父親打斷我的興致，指我看那樹下泥築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大多數人就這麼活著的。這是我們這輩的過錯，也就是你們的責任了。」

我望著秋郊美麗的夕陽，只怨有這樣無風趣的父親！

記得在重慶時，家住沙坪壩，父親在城內辦公。一天夜晚，重慶城的燈火如繁星閃爍，我帶一束薔薇去看他。走進父親室內，沒有一張圖畫，沒有一隻花瓶，父親也不覺笑了，對我說道：「這辦公室設備雖然簡單，但它的效率成績也許是最好的。」我見他和同事處理事件時，言辭明切，動作敏捷，態度認真，為之默默不語。他回頭見我詫異的樣子，笑著回答：「人生就是戲劇。」至今，我似乎還看見那常常滿桌公文，憑窗坐在山城午後的陽光裏的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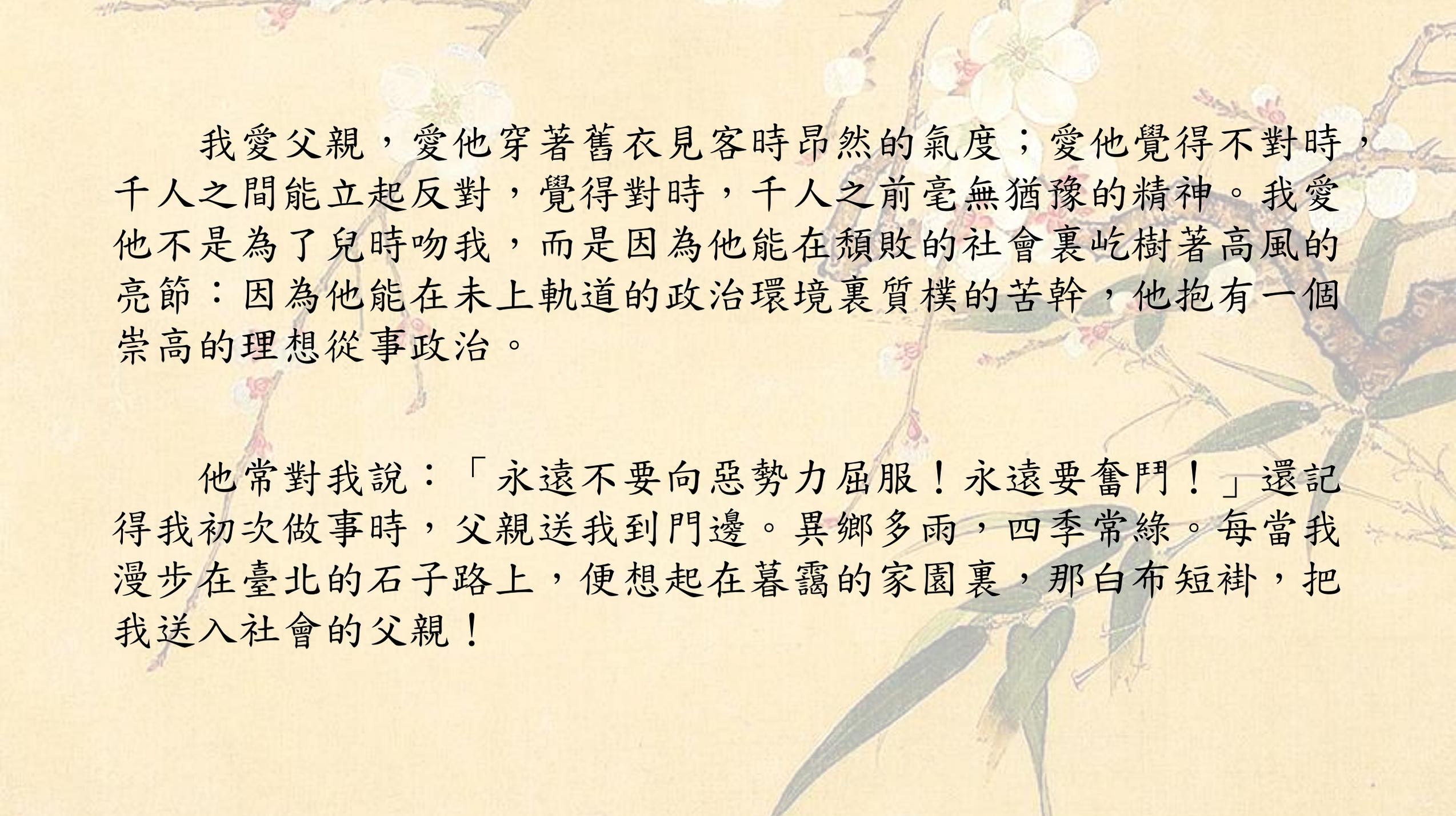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style illustration. A bird, possibly a sparrow or similar small bird, is perched on a branch of a flowering tree. The tree has white blossoms and some pink buds.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soft and muted, with a light beige or cream background. The bird is rendered in shades of grey and blue,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 The branches are dark and gnarled, with delicate lines for the leaves and flowers.

他將辦公室裏扔掉的毛筆一枝枝洗淨，揀尚可用的慷慨送我，我一字一字寫給他看。

「這種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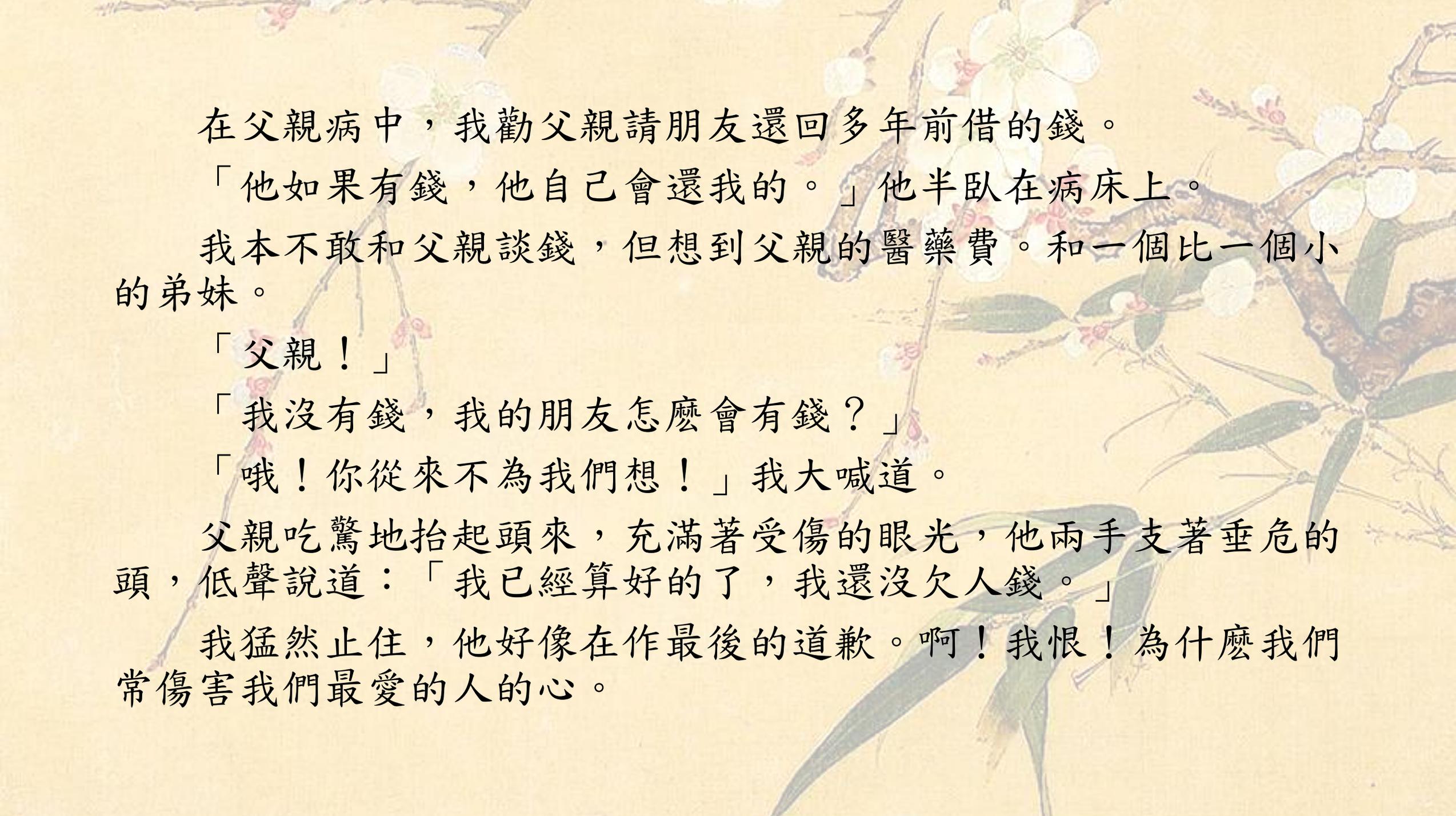
「我成不了書法家是可以原諒的！」我也生氣了。「用你們各位科長、科員用舊了的禿筆！」

每當我聽到別人常批評中國官吏貪污腐敗的時候，我便想起了父親。他常著粗嗶嘰制服，深夜燈下，屏息研究公事。我自問對政治毫無興趣，但也不覺對政府裏這樣的黨員而肅然！有一個傍晚，風勁樹老，父親似有所感慨，回顧我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猛抬頭，一直以為是線裝書上大家讀讀的罷了！想不到父親一生所恪守的正是這兩句格言。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style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bird, possibly a sparrow or similar small bird, perched on a branch of a flowering plant. The plant has several white blossoms and green leaves. The overall tone is soft and artistic, with a light beige or cream color palette.

我愛父親，愛他穿著舊衣見客時昂然的氣度；愛他覺得不對時，千人之間能立起反對，覺得對時，千人之前毫無猶豫的精神。我愛他不是為了兒時吻我，而是因為他能在頹敗的社會裏屹樹著高風的亮節：因為他能在未上軌道的政治環境裏質樸的苦幹，他抱有一個崇高的理想從事政治。

他常對我說：「永遠不要向惡勢力屈服！永遠要奮鬥！」還記得我初次做事時，父親送我到門邊。異鄉多雨，四季常綠。每當我漫步在臺北的石子路上，便想起在暮靄的家園裏，那白布短褂，把我送入社會的父親！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style illustration. A bird, possibly a sparrow or similar small bird, is perched on a branch of a flowering plant, likely plum or cherry. The branch is adorned with white blossoms and green leaves.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soft and muted, with a light beige or cream background. The bird is rendered in shades of grey and blue,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is artistic background.

在父親病中，我勸父親請朋友還回多年前借的錢。

「他如果有錢，他自己會還我的。」他半臥在病床上。

我本不敢和父親談錢，但想到父親的醫藥費。和一個比一個小的弟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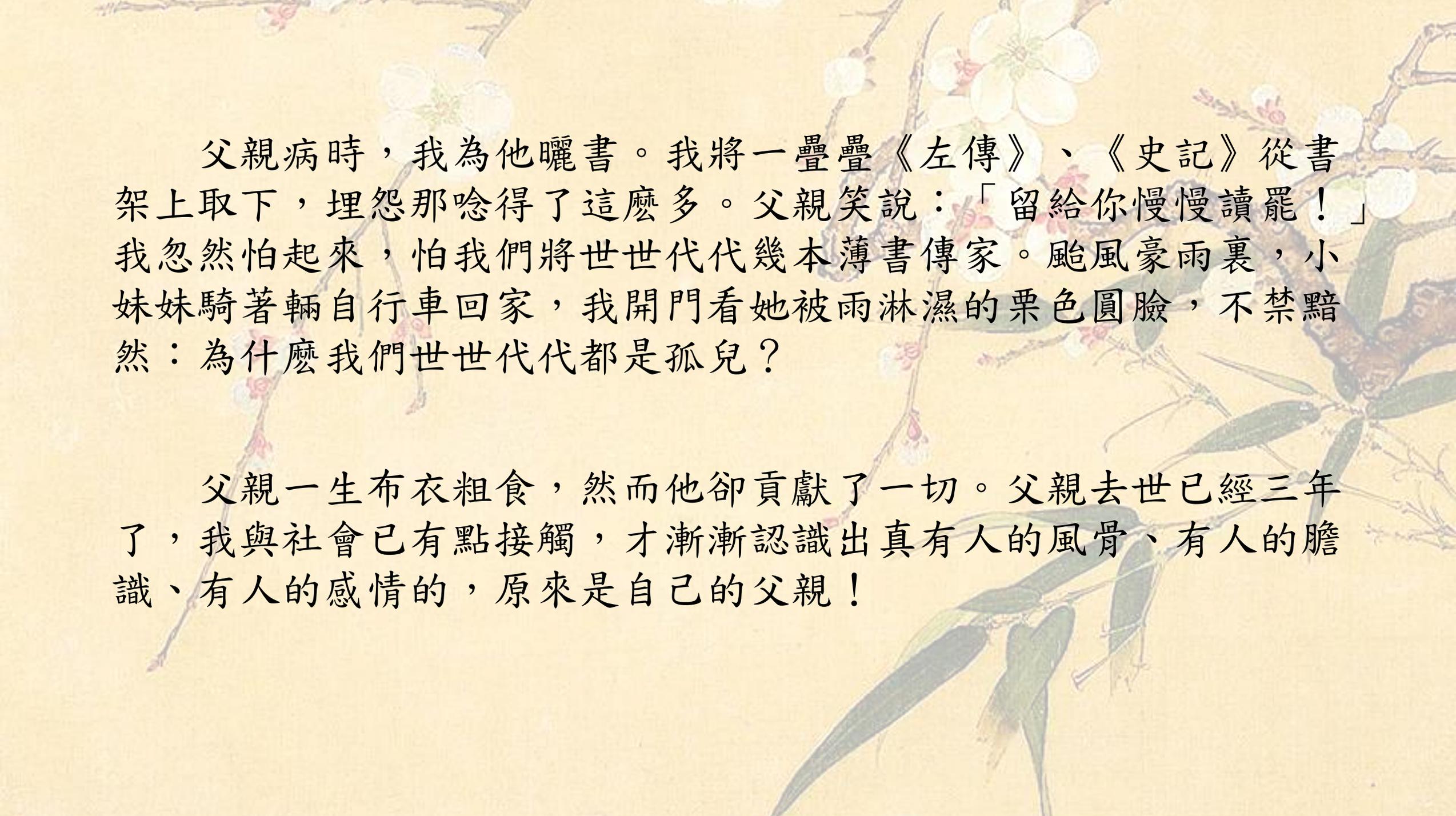
「父親！」

「我沒有錢，我的朋友怎麼會有錢？」

「哦！你從來不為我們想！」我大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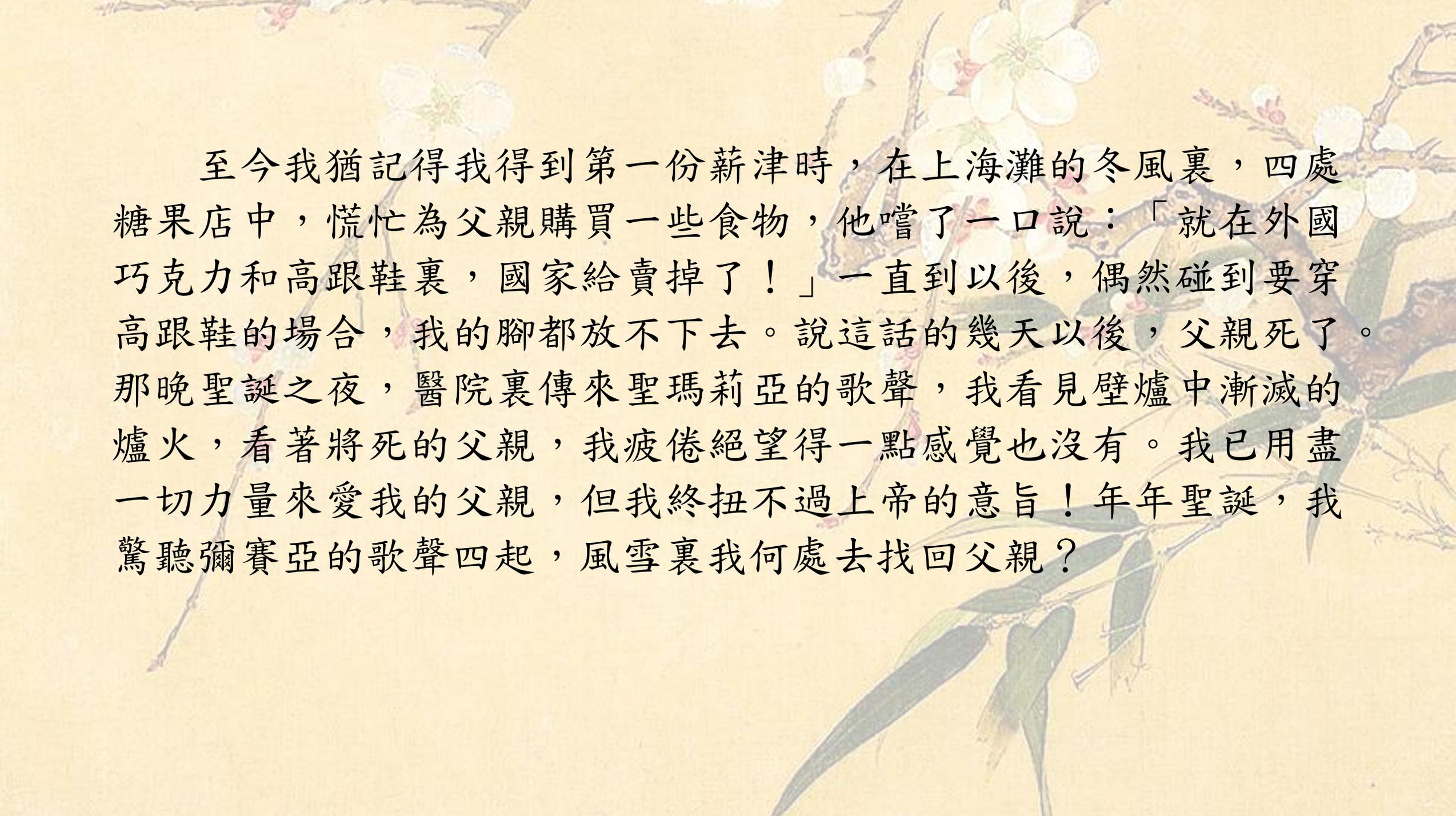
父親吃驚地抬起頭來，充滿著受傷的眼光，他兩手支著垂危的頭，低聲說道：「我已經算好的了，我還沒欠人錢。」

我猛然止住，他好像在作最後的道歉。啊！我恨！為什麼我們常傷害我們最愛的人的心。



父親病時，我為他曬書。我將一疊疊《左傳》、《史記》從書架上取下，埋怨那唸得了這麼多。父親笑說：「留給你慢慢讀罷！」我忽然怕起來，怕我們將世世代代幾本薄書傳家。颱風豪雨裏，小妹妹騎著輛自行車回家，我開門看她被雨淋濕的栗色圓臉，不禁黯然：為什麼我們世世代代都是孤兒？

父親一生布衣粗食，然而他卻貢獻了一切。父親去世已經三年了，我與社會已有點接觸，才漸漸認識出真有人風骨、有人膽識、有人感情的，原來是自己的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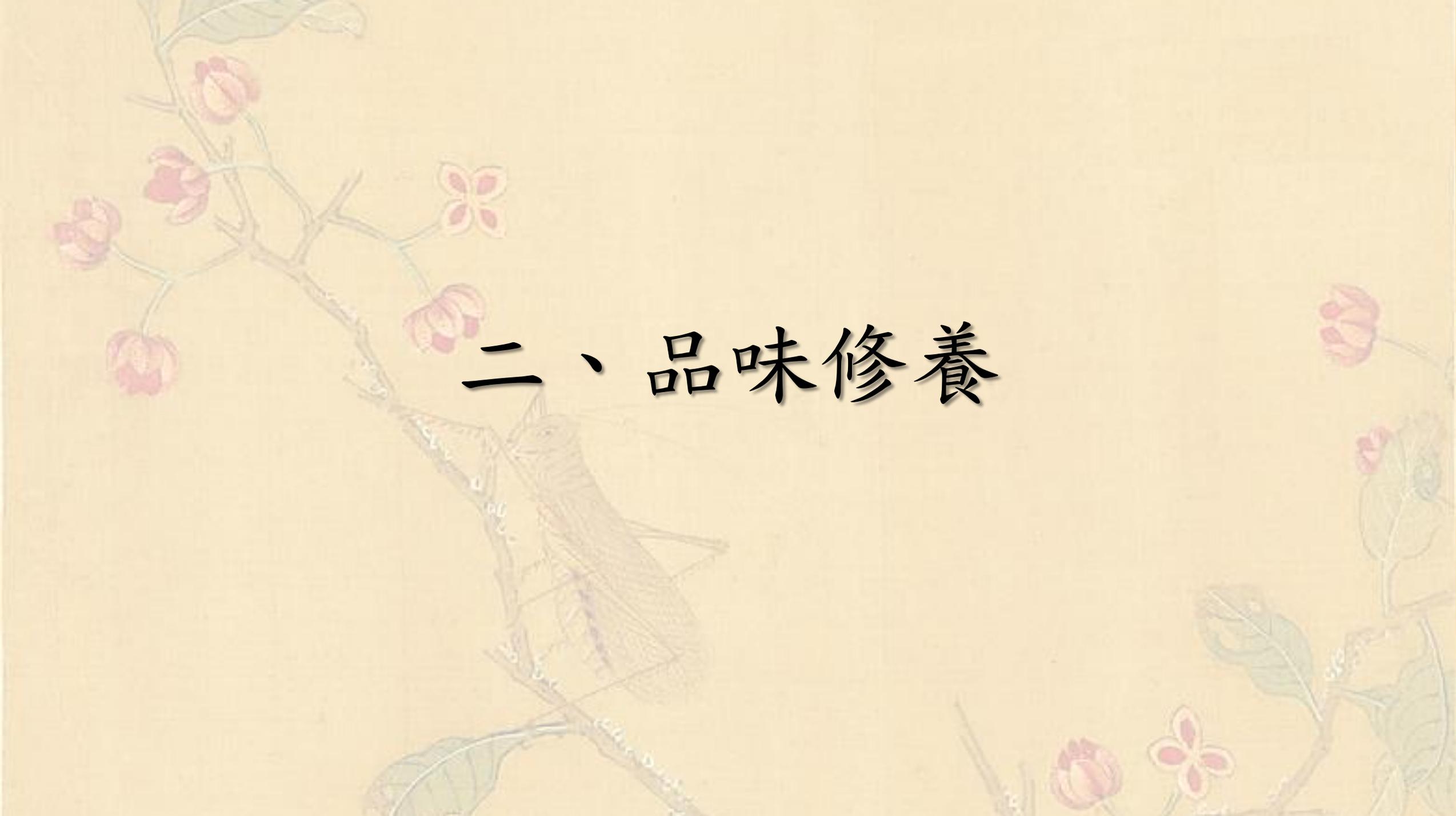


至今我猶記得我得到第一份薪津時，在上海灘的冬風裏，四處糖果店中，慌忙為父親購買一些食物，他嚐了一口說：「就在外國巧克力和高跟鞋裏，國家給賣掉了！」一直到以後，偶然碰到要穿高跟鞋的場合，我的腳都放不下去。說這話的幾天以後，父親死了。那晚聖誕之夜，醫院裏傳來聖瑪莉亞的歌聲，我看見壁爐中漸滅的爐火，看著將死的父親，我疲倦絕望得一點感覺也沒有。我已用盡一切力量來愛我的父親，但我終扭不過上帝的意旨！年年聖誕，我驚聽彌賽亞的歌聲四起，風雪裏我何處去找回父親？

司馬遷〈貨殖列傳〉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執而益彰者乎？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style illustration. A branch with several pink flowers and buds extends from the top left towards the center. A green grasshopper is perched on the branch, facing right. The overall style is delicate and artistic,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二、品味修養

陶淵明〈飲酒〉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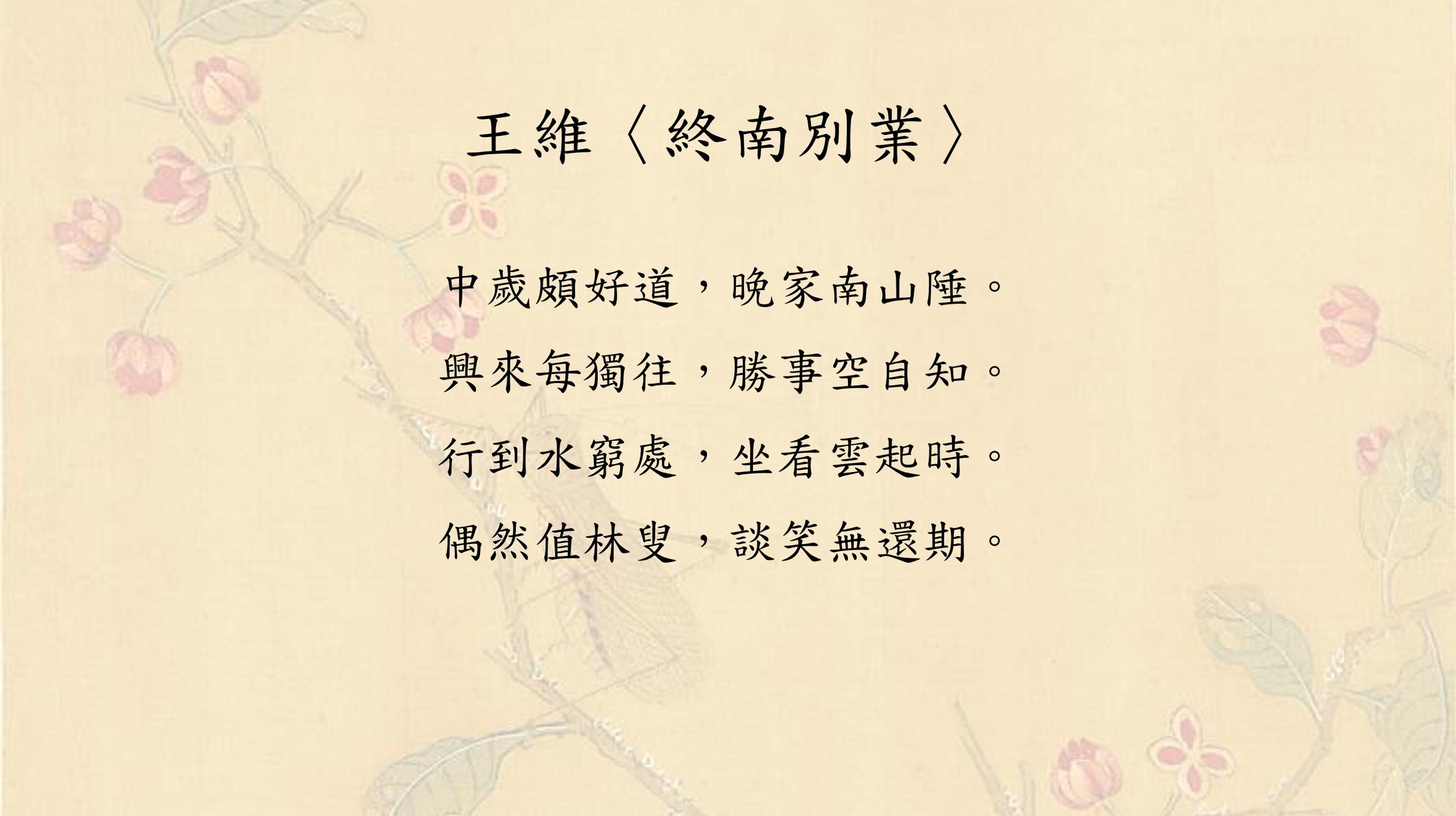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王維〈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蘇軾〈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黃州團練副使蘇某書。

蘇軾〈寶繪堂記〉

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

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

蔣勳〈我與書畫的緣分〉

小時候，在父親的嚴格督促下，曾經勤練過書法，但是並沒有真正喜歡過。每天規定要臨寫的柳公權的「玄秘塔」或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都成為童年痛恨的事之一。一天的日課包括大字三篇，小字一篇，總是到父親快下班時才趕緊匆忙趕出，只有專揀那些筆畫簡單的「上」、「大」、「人」、「乙」等字來寫。父親回來檢查，自然挨了一頓痛打。晚飯後，重新研墨，父親坐在我的後面，握著我的右手，一筆一筆，在描紅簿上練習筆法。我記憶中的「書法」，其實更多的是父親粗壯結實的大手那有力的牽動，我的握著毛筆筆管的小手，便在那有力的頓挫點捺的掌握中感覺著父

親平靜的呼吸、嚴正的表情。那筆畫的頓挫點捺，似乎並不只是書法，在二十餘年後，當我不自覺著迷上書法時，覺得那書法中全是生命的頓挫點捺。我開始在顏真卿的字中，看到戰亂中生命一絲不苟的端正，那種「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歷史的莊嚴，其實遠不是「造型美術」四個字能夠解答，而更是一種生命的實踐罷。

但是，我還是始終不敢動顏字，到了西安看到刻石上顏字的原碑，刻得極深，鏤骨蝕髓，真是大唐的風度，我知道自己離顏字太遠了。

如果，在書法上有所謂「進境」，大概只是對自己前一階段生命的浮躁囂張的一種慚愧之情罷。書法逐漸變成了我的宗教，看黃山谷的俊朗，米芾的狂傲，看蘇東坡蒼古與嫵媚中不可解的荒涼，

都似乎是使自己更能收斂了浮躁之氣。平心靜氣，連看身邊的浮噪囂張都能有一種安靜。

西方從「視覺藝術」來看書法，總是有點隔靴搔癢，書法的精彩也許恰恰不在視覺，也無關藝術。很日本風的把書法搞成造作的筆勢，總覺得像不成熟的孩子們的虛張聲勢。

大學畢業後，繞來繞去，又繞到了藝術研究所。莊嚴老師帶著在外雙溪他的宅邸寫字，喝酒，看書畫；李霖燦老師陶醉多於說理的中國美術史的介紹，都使我記憶深刻。甫自香港來臺的曉雲法師教的是印度藝術，卻更多時間帶我們走在華崗上，聽溪水潺湲。

似乎「藝術」可有可無。最後一次見到莊嚴老師是在去法國之前，他已臥病在床，我第一次進他的臥室，四面全是書冊，他的床頭攤開一部柳詞「樂章集」，他仍然嬉笑調皮，一面告訴我法國國家圖書館藏著宋拓的歐陽詢化度寺碑的拓本，一面用雪白的衛生紙擦拭口角上咳出的鮮血。

我的第二次習畫，是隨張穀年先生。他住在南昌街，我與好友奚淞每週去看他畫畫。他的江浙口音很重，我不很懂，唯一記得的是他很費力解釋筆法的「橫平豎直」四個字。「橫平豎直」，他一面說，一面在紙上示範。一個端正嚴謹的老人，很努力地使自己的手在空白的紙上完成規矩的「橫平豎直」。

繪畫上如果有所謂「進境」，大概也還是領悟了自己的浮躁囂張，願意靜下來懷慚愧之心罷。

因此，有更多的時間想看一滴水在紙上暈開的速度的緩急。嘗試用清水在空白的紙上繪畫山水，水的印痕隨濕隨乾，一幅淋漓的山水可以在，也可以不在。紙上的滄桑斑駁也只是墨水之痕，可以有，也可以沒有。書畫於我也許似修行罷，修行的原因是知道做得不好，可以繼續做下去。

我於書畫上敬佩的都只是一種生命的修行而已。好友奚淞在母親亡故後，以三十三個月的時間去畫觀音，我知道我還做不到，心中便有敬仰。

書畫界來往不多，有時也間或聽到「傳統」、「現代」、「工筆」、「寫意」的爭執。也許，對生命的修行不同，自然是無所謂的。

有時偶爾聽到跋扈囂張的言語，也只是覺得有趣，看一看那蹙眉噘嘴的臉，奇怪也有這樣的修行的一途。

能夠走到故宮看一看范寬的「谿山行旅」或黃公望的「富春山居」，自然是一種福氣。南方歲月滄桑，這些南來的人物品貌，都要在台灣的山川上如花自開，可以是一次歷史的繁華。

（一九八九年十月六日於淡水）

論語選目

❖子曰：「君子不器。」——〈為政〉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里仁〉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衛靈公〉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泰伯〉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

感謝聆聽！

